

平慧善主编

公案故事集粹

三公断案

朱然 陈晓林 傅易等编撰



平慧善主编

公安故事集粹

二八断案

朱然 陈晓林 傅易等编撰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:张宪章  
封面设计:池长尧  
内文插图:王重义  
责任校对:朱晓阳

公案故事集粹·三公断案

平慧善主编

陈晓林、傅易、朱然等编写

---

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大众美术印刷厂印刷

(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)

(杭州谢村电厂路)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11.5 插页 2 字数 25.4 万 印数 00001-13200

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199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---

**ISBN7-213-01305-X/G·332 定价:13.5 元**

## 出版说明

在祖国丰富的文学遗产中，公案故事占有重要的一席。它禁顽遏贪、惩恶扬善的道德意义，生动曲折、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，都令古今读者百看不厌。然而，古代公案散布于各类书籍中，不少又用文言文写就，给今天的人们阅读带来了不便。鉴此，我们约请杭州大学平慧善教授从古代众多的公案故事中精选出 124 则，用流畅、优美的语言改编成现代故事，汇集成这套《公案故事集粹》。这些故事的来源大致有三：古代各类文言笔记，古代白话短篇小说，古代长篇公案小说及公案戏曲、曲艺。所选故事均含两个内容：犯罪、作案始末；破案、断案过程。疑案、冤狱类则不入选，以非人力因素为主要破案手段的亦不入选。我们希望这套书在给读者带来阅读快感的同时，也能给人些许警示、启迪。

书稿写作之时，正逢盛夏。编撰人员挥汗苦干，按时完稿。谨向付出了辛勤劳动的主编及全体作者致谢。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# 目 录

## · 包公案 ·

智斩鲁斋郎·····	(1)
挥泪铡包勉·····	(10)
一路风尘·····	(23)
一道圣旨·····	(37)
宫闱重案·····	(45)
绣鞋情债·····	(62)
“提头鬼”奇案·····	(72)
天衣有缝·····	(82)
皇亲国戚·····	(97)
似梦非梦·····	(112)
环环相扣·····	(120)
雪泥鸿爪·····	(130)
孤傲杀手·····	(142)
珊瑚扇坠·····	(155)
智赚合同·····	(162)
诊脉辨诬·····	(174)
灰阑辨亲·····	(184)

## · 狄公案 ·

新妇之死·····	(192)
周卜成伏法·····	(204)

智擒怀义·····	(221)
太子蒙冤·····	(253)
· 海公案 ·	
夏浴暴死之谜·····	(275)
“金字在吗?” ·····	(279)
辨银捉贼·····	(283)
谋财夺妻·····	(290)
寒儒婚变·····	(298)
“烟来伏地”·····	(303)
烛台审案·····	(307)
冒名状子·····	(312)
逸乐庄·····	(320)
阎王渡·····	(342)

## 智斩鲁斋郎

金乌西坠，云暗人稀，荒凉的大道上缓缓地移动着两个小小的身影。

走近了，是两个小孩，一男一女。他俩牵着手，看来已经很疲倦了，但还是拼命地移动着脚步，并且不时地向后紧张地望着……

大道寂寂，寂寂大道，野鸟业已归林。

此时只听见远处传来“得”、“得”的马蹄声。两个孩子听见马蹄声，更显得惊慌不堪。蹄声敲打着他们幼小的心灵。男孩稍长，想张口说话，可是话说不出来。他们又饿，又累，又怕，连步子都难以移动，似乎在爬……

蹄声近了，看得出骑者是一个彪形大汉。只一会儿功夫，骑者已经驰近两个小孩的近前。这一大汉下得马来，逼近孩子。两个孩子睁着惊恐的双眼望着那人。只听大汉说：

“喜童，娇儿，你们不要怪我，我是奉命行事，鲁斋郎叫我追杀你父子三人，你们的爹爹哪里去了，老实告诉我。”

两孩子一听说要杀他们，更是怕了，哆哆嗦嗦地说不出一句话。那大汉看见这个样子，内心也不胜伤感。两个孩子跪在他面前，不断地磕头。还是男孩喜童胆子略微大点，对大汉说：

“我们本来和爹爹一起，后来走散了，也不知爹爹去了哪

里。大叔，可怜可怜我们，给我们一条活路，放我们走吧。”

大汉看着这两个跪在地上的孩子，想着自己的一双儿女，年龄也和他们差不多，实在不忍心杀害。犹豫好一阵子，最后对孩子们说：“好了，大叔放你们走。”

说后又拿出几块碎银交给兄妹俩。一转身，登鞍上马，绝尘而去。

这大汉姓张名贵，是郑州府衙门里当差的。

张贵放了孩子回到家里，妻子李氏端上饭菜，却见张贵饭菜不动，只是不言不语地闷坐。李氏见他这样，就问道：“你今天这是怎么了？有什么事说出来，解解气闷，也就没事了。”

张贵叹了一口气说：“事情哪有那么简单。”

他就把事情的前前后后告诉了妻子。

原来这郑州府的府尹鲁斋郎，地面上都叫他花花太岁。他仗着亲戚在朝做官，终日不理政事。吃的是山珍海味，穿的是绫罗绸缎，走的是花街柳巷，玩的是拳脚棍棒，横行霸道，老百姓敢怒不敢言。有一天也该着有事，鲁斋郎带着几个手下人在大街上闲逛，逛到一个银匠铺前，只见银匠铺里坐着一个女子，生得风流，长得可喜，心想怎么能把这女子弄到家里玩玩。于是向一个跟班叫王三的讨办法。王三说：“那容易，您假装拿一个银件到他店里修理，然后多赏那银匠些银两，叫他另娶一个就成了。”鲁斋郎点头称是。

第二天，鲁斋郎拿了把银壶去李四的银匠铺让李四修理，等李四修好，鲁斋郎就命手下赏他几十两纹银。李四说用不了这许多。鲁斋郎就对李四说：“这几十两纹银不光是修理费用。也是你老婆的造化，谁让老爷我看上了她，这些银子拿去，你再另娶一个吧。”

李四说：“老爷，您就饶了我们吧，我们还有两个孩子呢。”



鲁斋郎哪里肯放，对手下吩咐：“说好的不听，给我动手抢了走。”

手下人一窝蜂地将女子抢了就走。李四只气得连连跺脚说：“青天白日的，你强抢民妇，我就是卖了铺子也要到开封府包大人那儿去告你。”

别看鲁斋郎是一莽汉，后边这一句话却听进去了。回到府邸，安顿好了，就派人将张贵找去，让他去追杀李四父子三人。

那张贵的妻子李氏听了问道：“那你杀了没有呢？”

张贵回答说：“追了半天，追着两个孩子，李四不知下落。两个孩子苦苦哀求，我怎忍心下手？”

李氏问：“放了？”

张贵说：“放了。”

李氏拍手称赞说：“放了就好，咱们可不干那丧尽天良的事。”

张贵说：“你知道什么，我放走了孩子，鲁斋郎怎会放过我？”

李氏也为难了，停了一会儿说：“我想那鲁斋郎既然抢了那李四妻子，这几天，一定没心思顾着其他，你先请人在府衙里告几天假，我们再想办法，大不了我们这个差不当了，也逃掉算了。”

张贵想想妻子的话也有道理，事已至此，也只好听天由命了。

花花太岁鲁斋郎抢来了李四之妻，终日笙歌管弦，饮酒作乐。这期间也曾经派人去找张贵，张贵也就假说都按他的意思办了。后来没听到什么其他说项，张贵只当这事也就这么躲过了。不曾想，过了两个月，鲁斋郎又觉得这个女人玩腻了，也就想起派张贵追杀李四父子之事一直未得确实回音。一天一大

清早在茶肆里喝过早茶，带着一行人闯到张贵家中。

张贵尚在睡梦之中，猛烈的敲门声将他惊醒。披衣起床下地开门，尚未立稳，鲁斋郎已站在他面前。张贵心虚，不敢抬脸看他，鲁斋郎此时已看透几分，劈头就问：“张贵，你到底将李四父子三人截杀没有？”

张贵只好回说：“是，是杀了。”

鲁斋郎又问：“何处杀得？”

张贵硬着头皮说：“在离开郑州的大道上。”

鲁斋郎嘿嘿冷笑道：“何人作证？何物作证？”

张贵心想，没听说杀人的还要人证、物证，嘴里却说：“当时有人走来，匆忙之间，也忘了带回点什么做个凭证。”

只见那鲁斋郎三角眼一翻吼道：“好个张贵，你竟敢拿这些屁话来哄我。你不杀李四，我就杀你。来呀，把他给我带回府中。”

张贵是有拳脚功夫的，扯扯打打，拳来脚往，差不多房顶都要掀起来了。屋子里边的李氏呆不住了，她怯怯地走出来说情。花花太岁鲁斋郎眼睛这么一酸，哈，敢情张贵有这么个如花似玉的老婆，三角眼一转，主意就有了。李氏跪在地上向鲁斋郎恳求宽限时日，让张贵去寻找追杀。李氏施的是缓兵之计，鲁斋郎却自有打算，他一下就答应了李氏的请求。他答应得这么快，大家都觉得出乎意外。夫妻二人正要道谢，鲁斋郎却说：“宽限时日也行，不追究也行。张贵，你这个老婆可真是个人胎子，跟着你，岂不糟蹋了。还不如跟我去，那可真是享不完的荣华，受不尽的富贵。”

张贵正待抗争，鲁斋郎瞪着三角眼喝着：“好不识抬举的东西，一个老婆换几条人命还不行？”

说着说着趁张贵不备，拿过一根木棒将张贵击昏过去，李

氏顿时也吓昏在地。

天也昏昏，地也沉沉。张贵睁开眼睛，四面一片漆黑，伸手不见五指。他不知现今身在何处，也不知自己的妻儿怎样了。这样想来想去，昏昏沉沉，也不知过了多少时间，忽然门外传来了脚步声。咣啷一声，好像是打开一把铁锁。门外走进两个人扶起了张贵，走过一个甬道，把他半拉半挽带进了大厅。那鲁斋郎坐在太师椅上，见张贵进来，竟然站起来嬉皮笑脸地说：“张贵，你这个老婆，呵，不不不，我这个老婆可真好。好了，咱们前帐一笔勾销。我也不怕什么包黑子、包白子的，李四要告就让他去告吧，我倒想看看他有多大能耐。如今，你的老婆做了我的老婆，我们也算一家人了。叫你这么着回家，我也觉得不大好意思。我有个妹子叫娇娥，赏与你带回去吧。”

就这样，娇娥就跟着头脑还昏昏然的张贵回了家。那娇娥倒也贤惠，后来生米就煮成了熟饭，张贵有时也想去告鲁斋郎，但一想到自己的妻子在他手上，这个心思也就搁下来了。

日子一天天地过去。有一天大早，张贵出门，一开门一个僵硬的身躯咚地倒了进来，要是换了别人，准得吓一大跳。只见这人邋邋不堪，不男不女的。张贵俯身一试，鼻息尚存。又将他脸上的头发拨开，不看则可，一看倒真吓了一跳，原来竟是李四。张贵急忙把门关好，将李四拖进屋内，又急忙进到里边对娇娥如此这般说了一遍，令她下厨准备热水汤饭。等李四苏醒过来，张贵又将自己的衣服拿出来给他替换。忙完以后，张贵这才感觉娇娥看李四的神色甚怪，而李四看娇娥也很不自然。当时张贵也没怎么往心里去，只想可能是生人相见有一些不好意思罢了。他问李四怎么弄到这般田地。李四告诉张贵，自己和孩子失散后，到处寻找都不见踪影。本想去开封府告状，可心里总是放不下两个孩子。偏是身边的几两碎银也给

贼偷了，只好白天破庙藏身，傍晚出来讨点吃的。就这样不到几个月，一个活生生的七尺汉子只剩皮包骨，落到这般不死不活的境地。张贵听了也很难过，随即把有关情况也说了一遍。李四听到孩子们的消息很高兴，但又想到世间险恶，两个孩子生死难测，又是非常焦急。张贵说：“兄弟，咱们都受了鲁斋郎的害，你就先在我这里躲几天。待我筹集点银子，然后你就赶快到包大人那里去告状。两个孩子的事只好先放一放，看他们自己的造化了。”

说时又叫娇娥带过自己的一双儿女，男的叫金郎，女的叫玉姐，让他们拜过李四。他对李四说：“以后倘若找不到孩子，就将我这女儿给你做寄女吧。”

李四感动得什么话也说不出。

张贵待李四如亲兄弟一般，然而想不到的事却在“亲兄弟”身上发生了。第二天他本来与娇娥说好，因为要找人筹办银子，中午不能回家，让他们不要等他吃饭。可是跑了没两家，忽然肚子剧痛起来，只好先回家歇息。张贵回到家，只见里屋房门虚掩，走近门前，似乎听见一男一女的声音。张贵这一气非同小可，猛地一脚踹开房门，只见娇娥与李四搂在一块，张贵腾地上前将李四抓开，另一只手顺势给了娇娥一掌。然后将李四攒倒在地，对李四说：“好你个小子，我张贵哪点不够意思，你这样报答我。”

李四说：“张兄弟，你打我、杀我都行，我也不怪你，可是你先听我说一句话。”

他指着娇娥说：“你说她是何人？”

张贵不假思索地说：“鲁斋郎的妹妹娇娥。”

李四苦笑说：“张兄弟，她哪里是什么鲁斋郎的妹妹，她就是我的妻子啊。”

张贵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,说:“什么?”

李四说:“她就是我的发妻。”

到这时张贵都明白了,长叹一声跌坐在椅子上。旁边李四也默无声息,娇娥还在饮泣。就这样,张贵一声不吭地过了一夜。第二天,吃过早饭,张贵对李四与娇娥说:“你们本是一对好夫妻,鲁斋郎把你们活活拆散,我可不能做那种缺德事。现在我决定把这个家交给你们,只希望你们善待我的两个孩子。至于告鲁斋郎的事,因为他财大势大,尚要好好计划,小心谨慎为好。再说,他现在已经不要你妻子了,你不去惹他,大概他也不会有什么举动了。”

李四说:“张兄,这可使不得。”

娇娥也说使不得。张贵却拿定了主意,他受的刺激委实太大了,收拾好几件衣服,毅然地离开了这个让他伤心的家。孩子也没去看,看了又怎样,更是伤怀。张贵离开了家,离开了郑州,出家剃度为僧了。

一年后。喜童、娇儿两个苦命的孩子不知遇到了多少个好心人,在他们的帮助下,终于到了京城,进了开封府,向包公递了状纸。包公不仅准告,并将他们收留在府衙,剃度为僧的张贵也赶到了京城,状告鲁斋郎侵夺人妻,害得两家人妻离子散。两状所告,虽无命案,情节却特别恶劣。鲁斋郎仗势欺人,目无王法,为所欲为,必须惩处。包公派御猫展昭及张龙、赵虎,带了上方宝剑前往郑州调查鲁斋郎的所作所为,抓鲁斋郎至开封问罪。

过了一些日子,展昭就将花花太岁鲁斋郎、李氏以及李四夫妻带回开封,并且带回许多郑州老百姓告鲁斋郎巧取豪夺的状纸。包公批阅这些状纸,大为震怒。但令人诧异的是,开庭审问时,根本没用三推六问,鲁斋郎事事招认不讳,当堂画

押，倒是挺痛快的。包公自然明白，鲁斋郎祖上数代随朝，保国有功，皇帝有过“不斩”的御旨。现今鲁斋郎就是自恃有这一点，所以样样招认。包公想，鲁斋郎已成为郑州地方的一霸、一害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，不除郑州人民生活不得安宁。想来想去还是让公孙策去写奏本，将鲁斋郎所犯罪行一一陈，准备呈递御批。

奏本早已写好，可是包公仍然在犹豫：想个什么办法才能使皇帝批下个“斩”字呢？

第三天了。包公在房间里、在院子里踱来踱去。手下人看着包公这样，内心也十分焦急，却也都无计可施。

这天下午，包公听仆役说张贵的两个孩子感了风寒，就走到李氏房间去探视。房间几案上放着一个药方，包公顺手拿起来一看，无非都是一些驱寒调息之药。只见那药方上制半夏的“制”字写得特别清楚，也较其他字大些。包公就问李氏药方是何人所开？李氏回答说：“小女子自幼随父学得一点医术，此药方是我所开。”包公不无赞许地说好。接着指着“制”字又问李氏：“这药方上为何字迹有轻有重、有大有小呢？”

李氏笑着回答道：“包大人有所不知，半夏有生半夏，还有制过的半夏，制过的半夏有去风寒、调血脉、止咳的作用。生半夏则不然，生半夏能使人嗓子哑掉，讲不出话，是一味毒药。所以医家对待药方是很慎重的，自家开过的药方最好不要转手，防止掉改药名。”接着又补充一句：“药方一改可就不得了啊！”

听到这里，包公若有所思，嘴里说着“改，改，改得好啊”，边说着，边呵呵笑着走了出去。

包公快步入公事房，找到公孙策说：“我有主意了。我们上本时只将犯人鲁斋郎写成鱼齐即，圣上看到他诸多罪状定会发怒，这样就可以亲批‘斩’字了。”

公孙策听罢连连点头称妙。

第二天早朝，包公呈上奏本。果然如他所料，圣心大怒，亲批立即斩首。下了早朝，包公回到开封府，拉出鲁斋郎当即铡了，为郑州老百姓除了一大害。等到郑州鲁府知道了这事，已是数日之后了。

鲁斋郎的亲戚面见皇上哭诉苦情，皇上懵懵懂懂，不知自己何时批“斩”了鲁斋郎。召来包公询问，包公就将那御批“斩”字的奏本呈给皇上看，可是那是已经改动过的，改动并不大，只在鱼字下面添上日字，齐字下面添上小字，即字左上方添上一点。皇上一看鲁斋郎也确是一条害虫，何况斩也斩了，只能点头默认了。

(陈晓林)

## 挥泪铡包勉

大宋朝仁宗年间，陈州地区三年大旱，那可真是五谷不收，饿殍遍野。朝廷先后派了几员大臣，都没能解决多少问题。仁宗就派包拯去巡视。一方面是调查下情，一方面也是赈济灾民，安抚百姓。包公接到圣旨后不敢怠慢，带了张龙、赵虎、王朝、马汉四侍卫立即启程。

一行人马刚刚离开京城不远，前面的旗牌军不走了，人马也就跟着停了下来。轿内包公见状寻问缘由，只听王朝到轿前禀道：“回大人，有一女子拦道喊冤。”

包公掀开轿帘，只见前面果有一白衣素服女子跪在尘埃，状甚凄楚。包公转身对王朝说：“你去对她言讲，州有州府，县有县衙，本署君命在身，不能耽误。”

不多时，王朝去而复转，躬身对包公说：“禀大人，小女子执意不肯离去，并声称此冤只有大人你才能为她申雪。”

包公听后心中不免诧异，又见王朝面有难色，暗想此事必有蹊跷，就对王朝说：“好吧，将她的状纸拿来与我。”

王朝将这状子递上。包公不看则已，一看之下倒抽了口气，原来白生生的状纸上鲜红的四个大字：“状告包家。”

包公不动声色地将状子放入袖内，询问王朝：“前面有无小镇？”



王朝回说前面不几里就有一小镇。包公就吩咐王朝传语一干衙役，今日就在前面小镇暂住一夜，并将那告状女子一并带去。

入夜。

小镇。

镇头上悦来客店内一间客房。包公端坐上位，王朝、马汉分立两侧，下首站立的是白日告状的那一女子。只见她双目含泪，面容憔悴。包公对那女子说道：“那一女子，现在除了我与他们两人外，没有别人，尽可以不必顾忌。你姓甚名谁，何方人氏，有何冤情，为何状子上写着状告包家，一一说与本署，定与你申冤昭雪。”

包公语音尚未停落，那一女子扑咚一下跪在地上，不住地磕头，一迭连声地说：“求大人给我作主，求大人给我作主。”

包公又问：“你究竟状告哪个包家，包家的什么人？”

女子跪爬半步上前说：“小女子该死。我告的就是你这个包家，你的侄子包勉。”

一提包勉，包公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放出了一种异样的光。女子不敢正视包公那双瞪圆的大眼，低头说出了自己的冤情，那是血淋淋的。

原来那女子姓白名素珠，家住肖沙县，自幼许字王林，及笄，双方父母为他们完了花烛。婚后小夫妻十分恩爱，王林在县衙当书吏，小日子虽然不富，倒也小康安乐。包公的侄子包勉开始做肖沙县知县时，很赏识王林。加上人生地不熟，许多事情包勉都听从王林的。后来，有一个叫陈施的，为人奸刁，老是怂恿包勉寻欢作乐，贪赃枉法。最初，包勉因怕包公知道，还不敢乱来。怎奈，日欠天长，经不住陈施的百般说项，胆子也就大了起来。到后来，衙内一般事务就委与王林，自己与陈施终